



## 叶子的重量

■关岛

又是一年金秋时，又是一年叶子黄。驾车去四明山的路上，心情格外舒畅，见枫叶漫山遍野，开得热烈而奔放，仿佛是一簇簇熊熊燃烧的火焰，闪现出叠翠流金的耀眼光芒。驻足观望，层林尽染，犹如漫天的云锦绚丽夺目。我沉醉于眼前的美景，那片片枫叶随着秋风乍起，像一个个孩子挣脱母亲的怀抱。虽然阳光照耀着大地上的叶子，有一地金黄的美感，但在我心里还留存一丝伤感和悲凉。

叶子无情地飘落在大地，对它的母亲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呢？叶子有它的处世方式，有它的生命重量，正如米兰·昆德拉在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所说的那样，“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”。对于叶子的这种告别，我想应该如此吧。

叶子的重量，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无风、无雨、无雾、无霜，它终究飘落下来。在金黄金黄的背景中，叶子舒展着自己的弧线，寻找着下落的路径。在瑟瑟的秋风中，叶子寻找着宁静的去处，寻找着谢幕的最佳方式。什么样的土地，才能承接这么高尚的礼遇、这么光明磊落的赠予；又是什么样的心境，才能接受得住这么纯净和坦然的碰撞。

叶落归根。我喜欢叶子这接近生活的仪式感，如同一个人的生命，宁静，坦然，向往。在金秋，它来时热烈、惊艳，去时无流连、不张扬，一片片、一对对、一双双，悄然走向季节的眠床。无声无息的叶子，像无怨无悔的旗帜，在生命的尽头，尽显它的处世方式。此刻，我被叶子这份独有的重量深深感动着。

曾几何时，叶子初萌，细芽儿一闪，像降临人世间的婴儿，把严冬的土层启封。当万物展颜，百虫鸣唱，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摇曳，舞动着小小的身躯，俨然处于“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的境地。于是，它们开始搬运阳光，搬运水，搬运肥沃的养料。不与枝头争春，不与枝干分爱。一丝一息，一个心眼儿，一种境界，一颗心愿，那就是做果实的养娘。大风吹起，烈日曝晒，是叶子率先伸出自己的叶脉，或迎风送雨，或劈雾遮阳，为待熟的果实撑起绿荫。当累累硕果压弯枝头，又是叶子邀风迎雾，托千斤之力于空中，揽万千酸涩于胸怀，那是一种何等的重量啊！

很自然地想起一句话来：“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。”盛誉之赞，犹如作家笔下的丰满文字。叶子的惊艳，必定招来旅人观赏，犹如此时此刻的我们。当人们兴致勃勃采摘着红润的果实，蹂躏着这些遍地的厚厚绵绵的叶子时，叶子无言，叶子无悔，叶子在夕阳余晖中尽显美丽，然后悄悄地经受着一场场霜雨与暴雪的裂变，经受着发酵腐化的阵痛，把最后的胆液融化在土壤，还营养着树的根部。

叶子飘落，大地金黄，又是一年金秋时。于无风、无雨、无雾、无霜之际，在渐渐深远的秋天，在金黄金黄的背景，在几乎静止的时空，叶子终于舒展着自己最后的叶脉，纷纷扬扬，自由自在，像是在赶赴一场盛大的晚宴，播撒一个最温馨而暖心的传奇。



红叶黄花秋意晚(唐严 撰)

## 读书卡片里的翻译家草婴

■张文波

宁波图书馆永丰馆四楼的草婴文献馆，颇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发现。

很多资料记载草婴先生在翻译《战争与和平》时，做过559张人物卡片。出于好奇，我极想得到一张这样的卡片。如今在文献馆遇到，草婴先生的勤谨终于成为肉眼可见的真实。

此刻，躺在文献馆展柜里的有9张读书卡片，是草婴先生翻译时用到的人物卡片，手掌心大小。这些手写的卡片，中文在上，俄文在下，白底黑字。布莉恩小姐的“莉”和“恩”是修改后的译法，保里斯的“保”字后面有修改痕迹，玛利雅公爵小姐的“雅”字也是修改后的结果，别索霍夫（伯爵）的“霍”字有过修改，陶洛霍夫落笔后有修改。

9张卡片中有5张是修改过的。这些修改有一个共同的规律，用黑色墨水钢笔不断画圆，直至把第一次翻译的痕迹完全盖住，这样可以保证用到这张卡片的时候，不会受到原译的干扰。

人们在阅读外文小说时，遇到的常见问题是很难记住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。《战争与和平》描写的事件，涉及19世纪早期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生活，牵涉到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。如何厘清人物关系，草婴先生在翻译的时候也碰到了这些问题。

草婴先生曾说，托尔斯泰创作《战争与和平》时，前后修改了七遍。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？读懂了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己的脑海里清晰了，译时才能得心应手。这当然离不开每一张承载具体信息的人物卡片。

他坚持每天翻译千字，不贪多，不求快，4卷本《战争与和平》花了6年时间，在图书馆搜集了大量俄国的哲学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风俗等文献资料，一一核对。他先行梳理出559个人物，不管是主要人物，还是仅出场一次的配角，都一一建档，记录在人物卡片上，有姓名、年龄、身份、性格特点等。

《战争与和平》出版若干年后，一位叫“银龙”的读者通过分析草婴译本与其他译本对人名的处理，读出了草婴先生的匠心。俄罗斯人名有一套复杂的规则。一般来说，名字分本名、父名和姓氏，而这三个部分又在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关系下，按不同的组合来使用。

人名的问题，甚至连作者托尔斯泰本人也有过专门的解释，他说，“把书中虚构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放在一起，我觉得让拉斯托普茨伯爵同普隆斯基公爵说话，同斯特列尔斯基或其他虚构的复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说话，听起来总有点别扭。保尔康斯基或德鲁别茨基虽然不是伏尔康斯基或特鲁别茨基，但姓氏在俄国贵族圈子里听起来却是熟悉的，自然的。”

托尔斯泰的解决方法是选用俄国人熟悉的姓氏，然后改动一两个字母。由此可见，如果在人名翻译方面掉以轻心，就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，遑论从伟大作品中吸取有益的营养。

草婴先生在翻译人名时，极大地简化了俄罗斯人名的规则，省略了大多数人物的父名，只保留了他们的本名和姓氏。“这样，安德烈·尼古拉耶维奇·保尔康斯基就成了安德烈·保尔康斯基。他用本名代替了大部分的呢称、爱称……”经过这种简化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对应人物和人名，非常有助于理解人物和剧情。

今年3月24日，在草婴先生诞辰101周年之际，草婴文献馆开馆，7个月参观人数突破7000人次。这里展陈了草婴先生的女儿、旅美艺术家盛姗姗捐赠的草婴先生的1500余种翻译手稿、信札、书籍及生前用品。草婴先生翻译一生的高光时刻，是耗时二十年，以一己之力翻译完成400万字《托尔斯泰小说全集》，那都是一笔一画默默耕耘的结果。眼前的这9张读书卡片，又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遐想呢？

他说得云淡风轻，似乎只是被针扎了一下，还拿出打了几根长钉的片子给我看，指着碎骨的一节，说那一段太碎了接不上，像是一个木匠在讲解一把椅子的构造，又说到当时皮、肉、筋如何断裂、垂落时，仿佛讲的是猪蹄的分解细节，我咧着嘴让他不要再讲了，太疼人，自己的手也在隐隐作痛。

他的手粗壮短小，像是用久了的劳保手套，我的手遗传了他，一样短小，但是软嫩多肉，肤色白，一副没有干过活的样子。

确实，我从小到大没有怎么干过活，大学毕业刚去公司工作时，同事看我拖地，说一看就是在家没做过家务的。如今自己生活，家务比别人少干许多年，三十多岁的人，手仍是滑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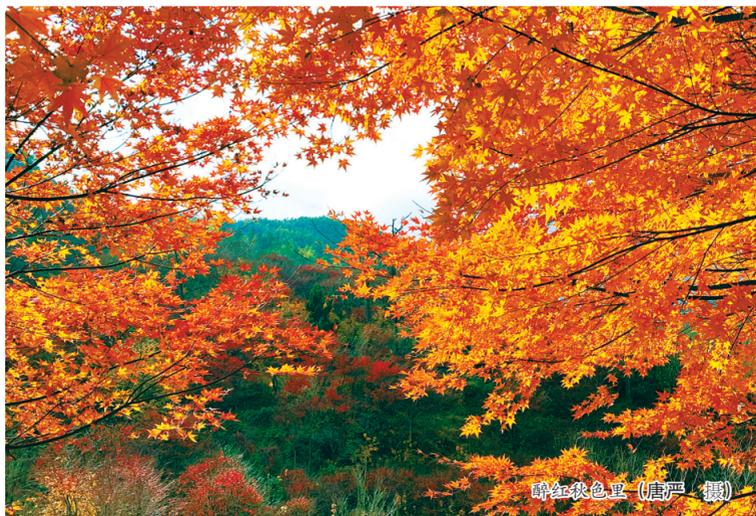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在医院里待着烦闷，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地看，补品零食摆满床周，仍然按捺不住想出院的心，白天总说要回家养伤，需要打点滴的时候再到医院里去。但一到夜里，尤其到最困的时候，那钻心的疼痛，扰得我无法入眠，后背的冷汗一阵一阵往外冒，必须得服下止痛药才行，这时又觉得还是在医院里住着好些。

平时十分活跃的他，好几天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，不少人打电话来问，知道他正在遭受此等苦难，随即潮涌般一拨一拨前去医院，看望他的白色大“熊掌”。他倒是比以往坚强多了，平常感冒都嚷嚷着难受的人，这次却一直说没事没事。

这回我也不敢由着性子惹他生气了，所有人呵护着他，龇牙咧嘴地替他疼着，他似乎也像是被宠爱着的孩童，变得柔软懂事了。好几天的通话我们都没有吵架，也许我们的坚硬就是因为缺少这种明确的、直白的、毫无私心的、轻盈一些的关注和爱护。

他跟他父母，也就是我爷爷奶奶在一起时，也总吵架，他跟爷爷顶嘴的样子，和我跟他顶嘴的样子一模一样。我们同样喜欢修东西，我爷爷那双短小的手，可比他的手平安太多了。

原本这个月他要去看我爷爷奶奶的，琐碎杂事太多一直没有出发，如果去了兴许就不会这样。我打趣地说，让他跟我爷爷奶奶撒撒娇，让他们看看他的手。他才不会，他知道我爷爷也是同样的笨拙，说不出几句温暖的话来。



醉红秋色里(唐严 撰)

## 太婆的道义坊

■章麒

道义坊在我的记忆里，是自由所在。因为奶奶早逝，外婆疏远，白天上班的父母总会把我安置在道义坊的太婆家。

太婆年逾八旬，身体健康，独居于一幢二层小楼。一扇破旧的木门，包裹着锈迹斑斑的铁皮。一方小天井，青石板铺地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大水缸上面有一个木盖一个铝勺。每每在外面玩耍得满头大汗的我，一路跑到水缸旁，拿起勺子一饮而尽，水冰凉而甘甜。

小天井右边是厨房，一张旧饭桌，一方灶台，墙壁被常年的烟火熏得黑黢黢，太婆系着围裙，在灶台前忙碌，她的家常菜总让我大快朵颐。

太婆出身花山头的书香门第，从小家境不错。她除了擅长烹饪，针线活也非常拿手，经常戴着老花镜在窗下忙活，做件衣裳、纳双布鞋、缝个布帐，而我是穿针引线的好帮手。

太婆的房间很朴素，家具陈旧但十分结实。墙上贴着我上幼儿园画的几张画，梳妆台上放着一把篦梳、一面小镜、一小罐面油，还有一个小铁盒放着好几个钢丝一字发夹。

梳妆台旁是一张记忆里无比大的床，绿色床单和被罩是太婆自己缝制的。我在上面蹦跳时会传来太婆的轻声喝止，“别跳了，待会床塌了！”可是它从来没塌过。如果蚊帐里不小心溜进来蚊虫，太婆就从佛龛上取下煤油灯，燃上灯火，罩上玻璃灯罩，蚊虫被烟火精准熏落进灯筒。有一次趁着太婆还在房外泡脚，我偷偷拿着煤油灯学着太婆样去熏蚊虫，竟然一无所获，等我靠近，蚊虫早就溜之大吉了。

床对面靠窗放置一张会客的简易八仙桌。桌后的双门木柜，下层放着太婆的衣物，上层放了好几个饼干箱、玻璃罐，家族中亲来看望太婆，伴手礼中的零食藏在饼干箱中，于是我总是开心地搬椅登高翻找喜爱之物。

后来太婆家添置了黑白电视机，于是暑假里，抱着饼干箱坐在电视机前看《西游记》《雪山飞狐》《小龙人》成了我常见的姿势。有时候，太婆会喊我，“一直看电视，再看眼睛瞎了！”更多的时候，太婆坐在旁边摇着蒲扇，帮看电视入迷的我扇凉风、赶蚊子。睡午觉的时候，太婆把草席铺在地上，我要折腾很久才困得睡去，有一次中途醒来发现太婆睡着了轻轻地打着鼾，但是她还在时有时无地给我摇着蒲扇。

冬天的晚上，太婆会取出汤婆子，是个塑料的暖脚壶，灌热水，装进布袋子里放在棉被窝底下。她总把汤婆子塞到我的脚下，原本小脚丫冰凉的我享受着温暖，却不记得太婆的脚放在什么地方。

太婆的脚缠过足，用她的话说是“假三寸金莲”，为什么是假的呢？因为年幼丧母，父亲续弦。到了缠足之岁，裹脚令她疼痛难忍，别人家女儿有母亲监督，但太婆的继母不亲不管，太婆就偷偷把裹脚布放松一点，就这样脚的尺寸比真正的小脚大多了。

就是这双“大小脚”，帮我妈抱着大块头的我一路从道义坊出发，经过东大街、桃源桥、中大街，送到西大街上隍庙；也是这双“大小脚”，每天走去东门幼儿园送我上学、接我放学，一路上听我讲校园里发生的事儿；更是这双“大小脚”，在道义坊左邻右舍家中串门子，送吃食，用“邻居就要碗对碗”的处世理念，与所有的邻居亲如一家、感情深厚。

与太婆最亲密的是住在王家道地北面横厝小道地的大大阿婆。大大阿婆70余岁，因为在她家看电视时，广告里在放大泡泡糖的广告，我就称呼她为大大阿婆，阿婆也十分乐意。因为与太婆亲如姐妹，我也经常在大大阿婆家，她的丈夫常年在二楼甚少下楼，所以我印象里大大阿婆经常一个人料理家务。两位老太经常一起活动，有好东西总要分享给对方，互相照顾扶持十多年。

年长十几岁的太婆担心身后事，于是托付大大阿婆，大大阿婆答应太婆让其放心，一定把身后事处理妥当。谁知大大阿婆某日早上突然摔倒，抢救几日后就老去了，徒留太婆在道义坊黯然神伤。

在道义坊居住了14年后，92岁的太婆搬离此地，那栋二层旧楼也被拆除，青砖灰瓦颓然在城市变迁的洪流里。后来她去过敬老院、子孙家、庙堂里，像一只小雀囚禁于岁月的老迈中，无复当年道义坊的自由生活。如今，她仙逝多年，但是她在道义坊的许多场景仿佛一幅亘古不变的油画，她的斑白发丝、她的对襟蓝衣、她的褶皱皮肤……定格在我斑驳的记忆深处，鲜活如新，从未陈旧，仿佛她尚在我的身边，不曾远离。

## 村里的秋

(外三首)

■陈孟尔

树叶开始凋零的征程  
回归土地的怀抱  
村口的田野染黄  
我们将收获整个季节的喜悦

从此，生活变得简洁  
农田里没有了熙熙攘攘  
沟渠也少去了秋虫的喧嚣  
夜幕落下来，村庄开始  
寂静的修行过程

屋前屋后杂乱的草木得以整饬  
远与近的差异显得模糊  
所有事物的变迁缺乏喻体  
秋天的修辞被落叶重新定义

### 冷锋南下

寒冷不期而至  
河岸的石头被水的褶皱覆盖  
狗尾巴草在对岸摇头  
候鸟急急赶往更远的南方

乌云压下来  
蚂蚁们忙于搬离  
更多的秋虫嗝声  
藏身于落叶构筑的温柔乡

我在气象图册上寻找  
寒流的锋线隐藏的力量  
江山一夜冷却  
球体表面的切线方向上  
它将飞出漂亮的弧线

我倾向于避开锋芒  
隔着窗户观望  
冷锋一意孤行的决绝  
田野从此放弃  
与河流相向而行

### 冬日黄昏

天空没有乌云  
黄昏充满灰暗的气度  
它想抓住日落时的尾巴  
拥抱流连山头的云彩

路灯次第亮起  
行道树静默地冥想  
被霓虹吸引的目光  
仿佛可以穿透黑沉沉的云层  
抵达梦境，或者天堂

风带来凉意  
从北方悄悄赶来  
在我感觉到之前  
寒霜在夜色掩护之下  
突袭：江河与山峦并不能阻挡

我从树根的蚁穴里看到  
它们的勤劳往往徒劳  
就像我们往往产生无力感  
面对眼下的困境

### 丝瓜残骸

霜降临的时候  
夜特别安静，虫声闷寂  
缺乏水分的甘蔗精瘦  
丝瓜在架子上涅槃

藤蔓枯萎下去  
季节已不容它继续绽放华光  
缠绕凌乱的藤条画成笼子  
在茧房里完成最后蜕变

褪去皮：这些老化的事物  
腐化，脱落，露出脉络  
中空的细小空间被深度扎进  
透露大自然的每一个奥秘

阳光不遗余力地将内部消毒  
除去遮掩的部分  
它所穿透的缝隙  
新的轮回已暗中展开